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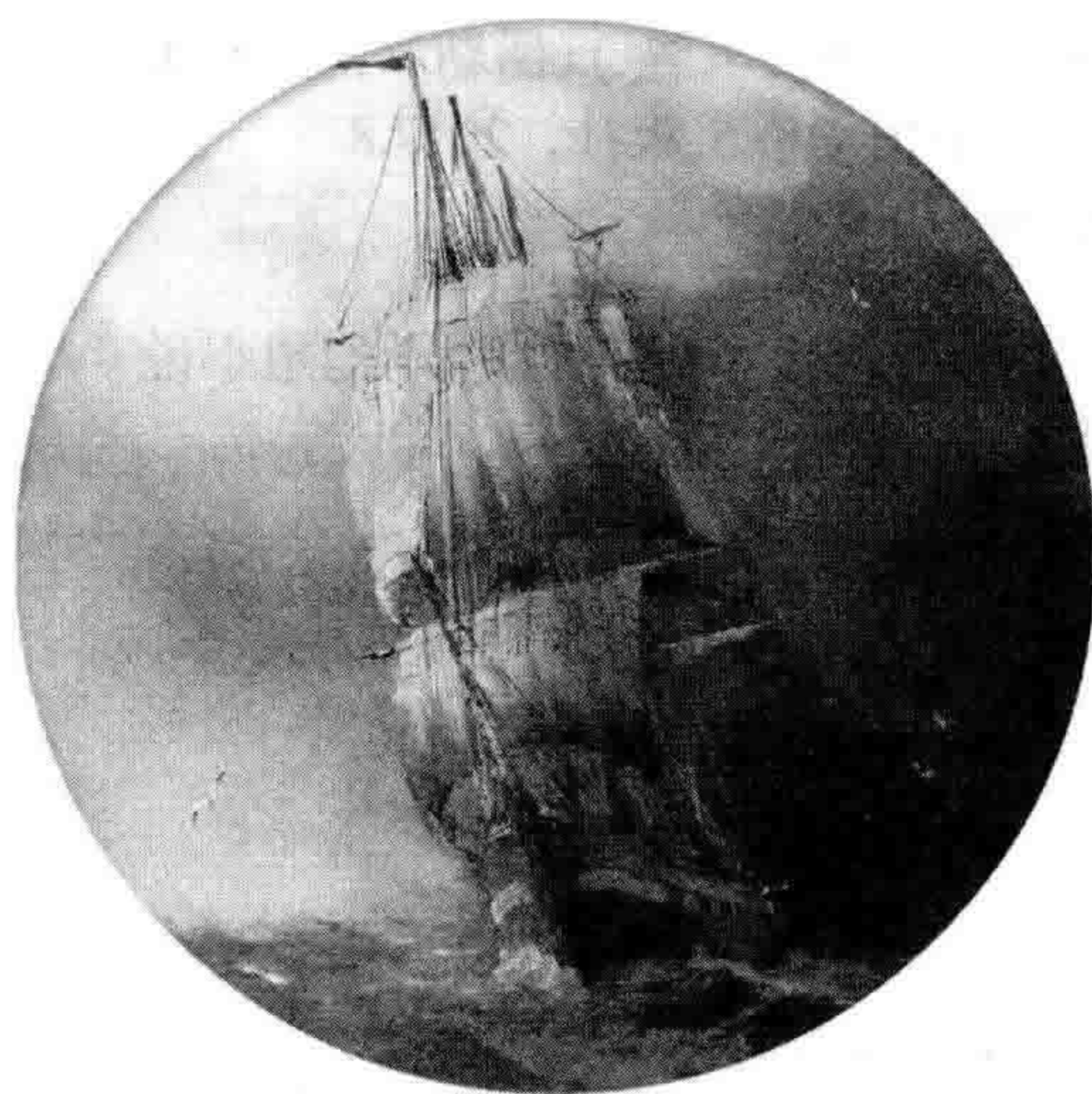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束光辉◎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束光辉◎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全 3 册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束光辉编译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13-6971-0

I . ①凡… II . ①儒… ②束…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817 号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全 3 册)

著 者 / [法] 儒勒·凡尔纳

编 译 / 束光辉

责任编辑 / 文 蕾

责任校对 / 秦 真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63 字数 / 1300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971-0

定 价 / 10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前言

儒勒·凡尔纳，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是法国 19 世纪也是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和冒险小说作家。其中，《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是凡尔纳最著名的三部作品，被称为“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讲述了苏格兰贵族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率领众人，驾驶“邓肯”号游船，经历千难万险环游世界一圈后，终于找到了多年前因海难被困孤岛的格兰特船长。《海底两万里》讲述的是博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仆人康塞尔和捕鲸手尼德·兰三人一起捕捉“海怪”，不料却进入了海怪的身体——潜艇“诺第留斯”号内部，并各种机缘巧合地随着潜艇巡游世界各地，经过种种历险，三人终于重返陆地。《神秘岛》讲述的是美国内战期间，从北方战俘营逃出的五名俘虏乘坐氢气球，中途遭遇风暴，被抛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他们像鲁滨逊一样，自力更生，开疆辟地，最终创造了新的美好生活，最后五人登上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尔派来的船，返回了祖国。

这三部小说看似各自独立，但又互有联系，如《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遭到放逐的叛徒艾尔通、《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在《神秘岛》中再次出现，这些联系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使三本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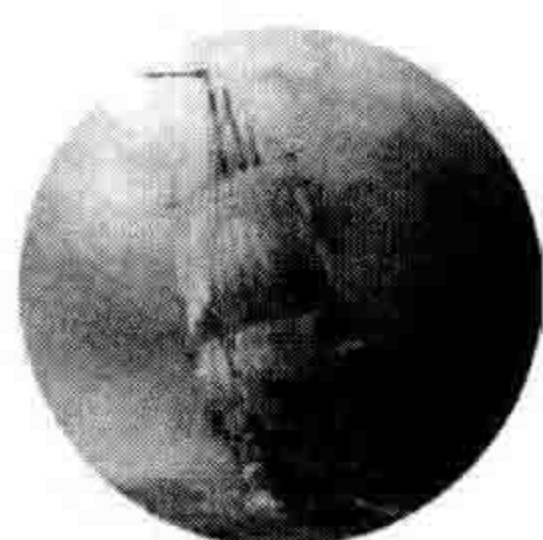
如果从当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三部小说里科幻的成分并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称之为“冒险三部曲”更合适。究其原因，则要考虑文学创作时的时代特征。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 200 多年前的 19 世纪，对于当时的时代发展来说，飞速行驶的潜艇、精确的环球旅行等这些在现实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凡尔纳通过研究有限的科学资料，并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超前的观点和想象中的发明与事物。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的是，他在作品中描述的许多事物，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凡尔纳被称为“科技时代的伟大预言家”。

凡尔纳几乎所有的作品，风格都是语言幽默、知识丰富、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此科幻三部曲更是如此，尤其是书中洋溢的乐观和开拓精神，更是令读者激动和振奋。愿读者能够跟随本书走进科幻巨匠凡尔纳，走进一个充满冒险、科学、刺激、有趣的神奇天地。

目录

contents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003	第一章	酒瓶中的秘密
012	第二章	哥利纳帆夫人
020	第三章	不速之客
029	第四章	雅克·巴加内尔
037	第五章	小罗伯尔
044	第六章	行动前的辩论
049	第七章	阿罗加尼亚国
054	第八章	安达斯山脉
059	第九章	印第安人的“王宫”
065	第十章	失踪的孩子
069	第十一章	学错了西班牙语
074	第十二章	线索

081	第十三章	阿根廷“判帕”区
088	第十四章	干涸的盐湖
094	第十五章	夜遇狼群
101	第十六章	走向坦狄尔
106	第十七章	独立堡的司令官
111	第十八章	可怕的洪水泛滥
117	第十九章	栖身之地
128	第二十章	离别
138	第二十一章	相聚后的争议
144	第二十二章	重踏征途
154	第二十三章	探求失踪范围
166	第二十四章	驶出灾难角
171	第二十五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176	第二十六章	向澳大利亚进发
185	第二十七章	一片神奇的土地
194	第二十八章	火车开进墨累河原野
205	第二十九章	黄金之乡
215	第三十章	澳大利亚土人
221	第三十一章	两位青年“坐地人”
232	第三十二章	旅行队中的内奸
237	第三十三章	揭穿假面具

249	第三十四章	强渡斯诺威河
254	第三十五章	不列颠尼亚号依然是个谜
258	第三十六章	吃人的海岸
263	第三十七章	倒楣的麦加利号
268	第三十八章	第一计划失败
273	第三十九章	成为殖民地后的新西兰
282	第四十章	到达隈卡陀
286	第四十一章	落入“啃骨魔”之手
292	第四十二章	毛利人部落
298	第四十三章	骇人的葬礼
303	第四十四章	越狱成功
309	第四十五章	得以安生的墓穴
317	第四十六章	“制造”一次火山爆发
322	第四十七章	前有狼，后有虎
328	第四十八章	邓肯号又出现了
334	第四十九章	审讯流犯艾尔通
338	第五十章	艾尔通的交换条件
344	第五十一章	玛丽亚泰勒萨岛
350	第五十二章	相聚在小岛
357	第五十三章	胜利返航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一章 酒瓶中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咆哮着，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面上，一艘华丽且典雅的游船开足马力行驶着。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英国国旗在飘动着，一面小蓝旗垂挂在大桅顶上，旗上有“E. G.”两个用金线绣成的字母〔是船主姓名〕Edward & Glenarvan（爱德华·哥利纳帆）这两个字的首写字母，在字的上面有个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名叫“邓肯”号，它的主人是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哥利纳帆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也是英国最为著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中最为出色的会员。

这天，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这艘船上。

“邓肯”号刚造成时，便航行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去试航，现在它正在朝格兰拉斯哥驶去；在能看见阿兰岛时，一直在瞭望台上的水手突然进来报告说：“在船后的浪槽中有一条大鱼扑了过来。”船长约翰·门格尔马上派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赶到船尾楼顶上，询问船长那是条什么样的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道，“我想那一定是条巨大的鲨鱼。”

“这一带有鲨鱼吗？”爵士惊讶地问道。

“是的，爵士，这一带有。”船长又说道，“有一种鲨鱼，它的头如同天秤，大家都将它叫做‘天秤鱼’，不管什么温度的海洋中，都能发现这种鲨鱼。要是我没看错的话，现在我们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坏蛋！如果你允许的话，如果夫人也喜欢看这样一种奇特的钓鱼方式，很快我们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并且，”船长又说，“这种有害的鱼非常恐怖，而且总是杀不尽。我们也借此机会除去一害吧，要是你高兴的话，我们就将它钓起来，那么，这不仅是一幅动人的情景，还是有益于人们的一件好事。”

“那么，你便去做吧。”爵士说。

爵士让人去通知了海伦夫人。夫人也赶到尾楼顶上了，她饶有兴趣地来观看这幕动人的钓鱼表演。

海面水天一色清晰可见，鲨鱼在海面上迅速且自由地来回游动，大家看得十分清楚。它时而沉入海中，时而飞身跃进，敏捷且矫健。门格尔船长把命令分别下达了出去。水手们在右舷栏上将一条粗绳扔到海中，一个大钩还在末端系着，钩子上还穿着一块厚厚的腊肉。尽管那鲨鱼还远在45米之外，那块送给它解馋的

香饵早就被它闻见了。它快速地向游船逼近。大家都见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迅猛地拍打着波浪，尾巴则在平衡着身体，顺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前进。它一边往前游，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紧紧地瞪着，似乎燃烧着欲火，翻身时，张开的两腮把四排白牙都显露了出来。它的头十分宽，如同一把双头铁锤在一个长柄上安着。门格尔船长并没看错，果然它就是鲨鱼中最为贪吃的一种，美国人将它称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把它叫做“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与水手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鲨鱼。没多久那家伙便游到钩子旁边来了，为了方便吞食，它打了一个滚，那么大的一块香饵便在它粗大的喉咙中消失了。它立即拖着那缆索猛烈地一摇，便被钩上了。水手们立刻把帆架末端的辘轳旋转，将那个怪物给钓了上来。

鲨鱼一出了水，蹦得更加厉害。但人们有的是办法制伏它：还是一根绳子，在末端打出个活结，将它的尾巴套住，让它动不得。没多久，它便从舷栏上被吊到船上来，摔在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靠近了它，一斧头下去便将它那恐怖的尾巴给砍断了。

钓鱼的这一幕结束了，那怪物并没什么可怕的。水手们的报仇欲望获得了充分的满足，可好奇心还远远没有满足。是啊，任何一个船上都有一个习惯：杀了鲨鱼需要在它肚子中仔细寻找，水手们清楚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中能有些意外的收获，而这种希望并不是每次都会落空。

这种颇为血腥的“搜索”，海伦夫人不能接受，她返回尾楼了，可鲨鱼依旧在喘息着；它足足有3米多长，600多斤重。对于这样的长度和重量，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过，尽管天秤鱼并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也算得上是最为凶猛的一种了。

不一会儿，人们一点也不客气地使用大斧头剖开了这条大鱼的肚子，鱼钩被直吞在肚子中，可肚子中还是空空如也；显然，那家伙很长时间都没吃东西了。水手们有些失落地要将那残骸都扔进海中。这时，一件东西却吸引了水手长的注意力，在鲨鱼的内脏中，却有个很粗糙的东西。

“哦！那是什么？”他立即叫了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道，“那是块石头，那家伙为了平衡身体才把它给吞了下去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显是个连环弹，打到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时间去消化呢。”

“你们全都别胡说了，”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出来那个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还不算，连瓶子也都给吞下了。”

“怎么！”爵士也开始叫了起来，“鲨鱼肚中有只瓶子吗？”

“还真是个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显然，这瓶子并不是从酒窖中拿出

来的。”

“那么，奥斯丁，”爵士又说，“你细心地将那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通常里面都会装着很珍贵的文件。”

“你相信这种事情吗？”少校问。

“我至少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

“啊！我并不是不赞同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道，“或许那个瓶子中有个秘密呢。”

“一会儿我们便会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道，指着他刚刚花了很大力气从鲨鱼肚子中取出的那完全不成样的东西。

“好，”哥利纳帆说，“让人把那难看的東西给洗干净，拿到尾楼上来。”

奥斯丁依照吩咐去做了，他将这个神奇的瓶子送到方厅中来，把它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很快全都围着坐了下来。通常说，女人总是会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自然而然地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全都被当做是大事来看待的。在刚开始的时间里，大家一声不吭，全都眼巴巴地注视着这个玻璃瓶子。这里面到底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有些航行者出于无聊而写的一封毫无相关的信扔进海浪中，而闹出的恶作剧呢？

为了探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爵士立即着手开始检查这个瓶子。他很小心——就跟一个英国检察官对一件十分重要案件的案情似的。爵士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往往可以从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系的事情中，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前，必须要先检查其外部。它具有个细颈子，口部十分结实，一节生锈的铁丝还在外面，瓶身十分厚，就算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的，一看便知道那是法国香槟省所制造的。卖酒商人时常使用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都被敲断了，可瓶子仍是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可以经受住长时间的漂泊，不知被碰撞了多少回，可依旧能完整无缺，由此可知它有多结实。

“这是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看似很随便地说了一句。

他可以说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清楚瓶子来自哪里，仅仅知道它是从哪家酒厂生产的，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能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已经能够确定它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来的。你看，这层凝固的杂质黏附在瓶子的外面，可以说，在海水的浸渍下，这都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到鲨鱼肚子以前，就已在太平洋中漂流了很长时间了。”

“我十分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道，“这只玻璃瓶子外有这般厚的一层杂质，

很显然它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旅行了。”

“可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我亲爱的海伦，你要等着呀，研究这瓶子需要耐心点。除非我的推测全部都是错误的，要不然，我们所有提出的问题，瓶子本身就会给出我们答案的。”

哥利纳帆爵士一边说着，一边将那层坚硬的物质从瓶口刮去，不一会儿，瓶塞子便露了出来，但它已被海水侵蚀得相当厉害。

“可怕啊！就算瓶子中有文件，肯定也保存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就是这样。”少校附和道。

“我还有一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算紧，一丢进海中很快就会下沉，幸好鲨鱼把它吞了下去，才将它送到‘邓肯’号上的。”

“那是毋庸置疑的，”约翰·门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是我们在大海中捞起它，知晓捕捞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是更好了。因为，只需要我们研究一下气流与海流的方向，就会清楚它漂泊的路程；然而现在送到我们手中的是由习惯逆风流的鲨鱼送来的，我们便无从知晓它漂泊的路程了。”

“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道。

这时他很仔细地把瓶塞子拔开，一股咸味立即充斥着整个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急躁地问道。

“是呀！我没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呀！真的有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爵士回答说：“不过，可能因为潮气侵蚀得太厉害了，文件无法拿出来，因为它们都粘在瓶子上了，没法拿出来。”

“将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不想将瓶子打破。”爵士反驳道。

“我也希望这样。”少校跟着转了话。

“当然是，不把瓶子打破更好。”海伦夫人说，“但想取到文件，只能牺牲瓶子了，毕竟瓶子中的东西比瓶子更为重要。”

“只要将瓶颈子敲掉就可以了，爵士。”船长说。

“哦，我亲爱的爱德华，那就这样做吧！”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所以，尽管哥利纳帆爵士十分不舍地敲掉这瓶子的瓶颈，但也只能下决心来敲断它。因为外面的那层杂质已硬得跟花岗岩那般，必须要用铁锤才行。不一会儿，瓶颈子上的碎片都落在桌子上了，人们立刻看到几块纸粘在一块。爵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纸头给抽了出来，一张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全都挤在他身边围着看。

然而，海水的侵蚀，让这几块纸头连成行的字都没有了，仅剩下些不成句子

模糊的字迹。爵士仔细观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放在阳光下照了照没有被侵蚀掉的字迹，就这样仔细观察了几分钟，连最细微的一笔一画也没有放过，然后，他看了看身边那些用眼光紧紧盯着他看，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

“这里总共有三个不同文件，很可能属于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那几个没蚀掉的字来看，这点是不用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该会有个意思吧？”海伦夫人问。

“这不好说，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无法形成任何完整的意思。”

“这三个文件上的字会不会能够相互补充？”少校说。

“应该可以，”船长回答，“因为海水肯定不会将这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字都一个个的侵蚀掉，我们将这些残缺的字给拼凑起来，总会有一个可以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要这样做，”爵士说，“不过，要一步步来，先看看英文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组合在一起，还是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少校脸上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归都是英文呀。”

“关于这点是不用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十分完整，skipp很明显就是skiper（船长），这里边说的是一位叫Gr……（格……）什么的，大概是只遇难海船的船长。”

“还有，monit和ssistance这两个字的意思也相当明显。monit应是monition（文件），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道。

“这样看来，也就是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有用的内容还是太少，”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全都缺失了，遇难的船叫作什么，遇难的地点在哪里呀，我们怎会知道呢？”

“我们总会找到的。”爵士说。

“没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他一向能听得进去大家的意见，“但怎样去寻找呢？”

“我们将这三个文件相互彼此补足可能就能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干吧！”夫人又叫道。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加厉害，仅剩下这几个不相连的字：

7 juni GLas

Zneiат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见到便说。

“你懂德文吗，门格尔？”爵士向船长问道。

“是的，爵士，我懂。”

“你懂，那请你讲出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能肯定了，7Juni 便是 6 月 7 日，再将这日期与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起来，我们便知道是‘1862 年 6 月 7 日’这样完完整整的日期了。”

“很棒！”海伦夫人叫道，“接着！”

“同行，还有 Glas 这个字，将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与它凑到一块，便是 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很明显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和我的意见一样。”少校附和道。

“文件上第二行上的字全都没有了，”门格尔又说，“但我能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wei 的意思是‘两个’，атrosen 应是 matrosen，意思为‘水手’。”

“那便是说一个船长与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有可能情况就是这样的。”爵士回答。

“我向您老实承认，爵士，下面 graus 这一字让我十分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应怎样去解释。或许第三个文件能让我们懂这个字。至于那最后的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ihnen 意思就是‘给予’，要是我们将第一个文件第六行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将‘援救’给接上去，意思便凑成了‘给予援救’，这就再明显不过了。”

“是啊！给予援救！”爵士说，“但那几个不幸的人到底在哪里呢？直到现在，关于地点，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出事地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呀！”

“希望法文文件可以说得更加清楚点。”海伦夫人在一旁说。

“我们再去看看法文文件吧，我们大家全都通晓法文，研究起来也会容易得多了。”爵士说。

第三个文件是这样写的：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tral

abor

corn 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 37° 11, lat

“这里还有数字，”海伦夫人大声道，“看啊！诸位，你们请看呀！……”

“我们还是从头看起，依次研究吧，”哥利纳帆爵士说，“请你们先让我将那些残缺的字一个个提出来。头几个字我看出来是个‘三桅船’，将英法文的这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便是完整的，叫‘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的两个字 goine 和 austral，仅有后面一个字有点意义，大家知道这是‘南半球’。”

“这已是十分珍贵的启示了，”门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遇难的。”

“这还很不清楚。”少校说。

爵士说：“让我再说一下，abor 这个字应是 aborA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肯定到了一个什么地方。contin 是不是 contineht（大陆）呢？这 crue！……”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 grausam 这个字啊！也便是‘野蛮的’意思呀！”

“我们继续看下去，再看下去！”爵士说，他看到将那些残缺的字组织在一起，就慢慢有了意思，他的兴趣也便自然提高了。“indi 不就是 inde，‘印度’这个字呢？风浪将那些海员打进印度了吗？还有 ongit 这个字，肯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便是纬度：37 度 11 分，好了！我们有了准确的解释了！”

“但经度还是不知道呀！”少校说。

“我们现在无法要求得那么完备呀，我亲爱的少校！”爵士回答道，“有正确的纬度已经很不错了。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就是这张法文文件了。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明显是彼此的译文，并是逐字翻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完全相同，因此，现在我们将这三件合并成一件，并使用一种文字翻译出来，然后再研究它们可能最合理、最明白和最大可能的含义。”

“那么，你是使用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用法文译，因为有意思的字全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很对，而且我们都懂法文。”门格尔说。

“自然啦，现在我来把这文件写出来，将这残字断句给凑拢起来，字句间的空白依旧保留着，把没疑问的字迹给补充上去，后我们再作比较、判断。”

爵士立即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便将一张纸递给了大家，纸上是这样写的：

7 juin 1862 trois-mats Britannia Glasgow

1862 年 6 月 7 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格拉斯哥

sombre gone austral